

闲看简说

幸亏当初没选你

文/阿 简



曾经,他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官二代。家里是侯门深似海,他又长得一表人才,修剪精心却不露痕迹的一头长发,配上大牌的破洞牛仔裤,逃课在教学楼前的小广场上秀那一手好吉他,用燕儿的话来说,“简直帅得不像话”。他大概也深知自己是个天之骄子,张扬、得意之余也很珍惜,言行举止务求与身份相匹配——他爱张扬、也会摆谱,连一碗馄饨,都要老爸的司机去馄饨侯买,再开着奥迪送到他的宿舍来。

那时候的燕儿跟许多女孩子一样,仿佛被他下了咒,迷他迷得一塌糊涂,虽然心里也知道,这样的迷恋未必会有结果。而他,始终是春风里的一朵柳絮,优哉游哉地飘忽游移,一头念着宝姐姐、一头也恋着林妹妹,遇上主动投怀送抱的,简直雨露均沾。她苦恼,愤怒,可是很少发作——一来他并没有给她任何多于别人的承诺,二来双方的家世背景,相差实在太悬殊了,如果没到谈婚论嫁,他的朝三暮四,貌似她也管不着。这样的道理,她懂。然而道理虽然明白,骨子里却不甘心,于是在一个晚上她跟他“在一起”了。

在她们老家,“在一起”是件天大的事,所以对燕儿来说,这也是争取恋情最大的筹码,因而在踌躇复踌躇地下定这个决心的时候,很有一点破釜沉舟的意味。可是他好像并不领情,或者说不在乎,仿佛那一切只是出于礼貌或是怜惜,不忍辜负了她的好意似的,过后依然惹花逗草,像个飞舞跳跃的小蜜蜂。

四年的大学生活,说快不快、说慢不慢地过去,转眼,到了毕业的时候。她跟他早已分了手,可是一想到要从此相忘于江湖,燕儿的心里,还有旧伤逢到连阴雨一样的酸楚和疼痛。而他,例行公事地拥抱,寒暄客套地告别,跟对所有人一样地周到自如,看不出多少牵念和不舍,倒像是在展示他交际应酬的本领,是多么训练有素。把眼泪咽到肚子里,她去了相邻的那个城市。后来,她终于嫁了,一颗心平平整整地安放好,日子倒也过得风顺水,惬意殷实。再后来,她听说他家出了事:父亲犯案,家里的财产被查抄殆尽;跟所有树倒猢猻散的结局一样,他在单位也忽然失了宠,整天郁郁不得志,过得很是煎熬。

存在心里多年的积怨和旧情,在她的心里交织碰撞,她没想到知道他落难,自己的心情会是如此复杂:有一点怜悯,也有一点病态的快感。恰好这个时候,班里组织同学会,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,他竟然也来了。天南地北的昔日同学少年,重又围坐在一张桌上吃饭,借着几分酒意,大家的调侃和揶揄都带了点别的——毕业十年,多少过往都烟消云散、尘埃落定了,还有什么,是不能说的呢?她却偏偏耿耿于怀,把委屈和怨气都撒到了他的身上,她抖落、甚而声讨他的张狂、他的荒唐、他的无情无义,总之是百无一失、混蛋至极,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,也是咎由自取。他淡淡地笑着,不置可否,临了却一剑封喉:这么多年,我的确做了好多的错事,唯一最对的,就是没有娶你。

这简直是直刺面门的一记无影飞刀啊!事后想想,似乎比当年的疏离、无视乃至背叛,都伤得更重——庆幸自己当初没有选择另一个人做伴侣,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否定。可悲的是这把刀,竟是她自己亲手打造的,又因了年深日久的偏执,拱手交给了对方。

往事情怀

打铁人

文/李 晓

包浆浸透的狭小砖屋内,炉火发出轰鸣声,炉膛里火苗蹿动,一个铁器在炉火中烧得通红。一个壮实如铁墩的中年汉子把锻打的篾刀从火中熟练夹起,放到铁墩上,大锤不断落下,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。尔后,中年男人把锻打的篾刀放到转动砂轮机上抛光,使其光滑。瞬间铁花四溅,男人成了在铁花飞舞中的人。这个铁匠,老街人叫他顺娃,他在老街家喻户晓。

铁器发出的敲打声,在古朴宁静老街的巷子里,响了60多年。这家铁匠铺子里的最初响声,是顺娃的父亲敲打出来的。父亲从9岁那年开始在老街打铁,一直到67岁,有着58年的老铁匠生涯。而今这个铁匠铺子打铁的声音,成为老街的标配声,成为生长在街坊邻居们体内的“生物钟”。老街的居民樊大哥说,要是哪天没听到铺子里这叮叮当当的声音,心里就会空落起来。平日打铁时,樊大哥和几个老街居民常常趴在门框边,怔怔地望着顺娃打铁,炉火铁花映红了他的脸。铁锤声里,人一天天老去,白发在两鬓泛起,老街的光阴开始泛黄。一件件锻打的农具,犁、耙、锄、镰、镐从铁匠铺子里启程,伴随着农人匍匐在大地上播种收割时前仆后继的身影。一把把锻打的炊具,菜刀、刨刀、铁勺、铲、瓢,走进百姓家,伴随着人间烟火蒸腾弥漫。

顺娃跟随父亲打铁,是11岁那年,铁打的年月,今年有40个年头了。那年有天,小学尚未毕业的顺娃来到铁匠铺子里看父亲打铁。父亲光着上身,身上斑痕点点,那是铁花扑到身体上烫伤留下的痕迹。疲惫的父亲叹息说,跟我学打铁的徒弟,越来越少了。儿子顺口说:“爸,我来跟您学打铁。”父亲愣了愣问:“娃娃,你说的话可当真?”儿子握了握拳头说:“爸,我就喜欢跟着您打铁。”于是顺娃被父亲收为家传徒弟,开始了他的打铁生涯。

父亲一手一手地教,父子俩一锤一锤地轮番敲打。直到父亲癌症离世那年,父子俩在铁花飞扬中一直相随相伴。父亲离世前夕,顺娃把一把铺子里锻打的菜刀带到父亲病床前,气息奄奄

的父亲摸着锋利刀刃,喉管里发出咕噜咕噜响,如铁匠铺子里鼓动的风箱声。父亲艰难挣扎中终于说清楚了一句话:“是把好刀!”老铁匠的父亲,一直担心着这祖传手艺会在儿子手里失传,但儿子的手艺最终没让父亲失望。

父亲担心的事情果然来了。工业机械化时代的到来,打铁这种传统手艺濒临灭绝。这些年来,老街的人都帮忙给顺娃口口相传打“招徒广告”:“跟老铁匠学手艺,免费,包学会,学徒期间发工资,包伙食。”前前后后来了几个人,但干不了几天,就走人了,实在是吃不了那份苦。特别是在夏天,铁匠铺子里俨然就是一个小火炉,闷热得要把人融化成铁泥一般。

去年秋天的一天晚上,顺娃和巷子里几个老友坐在老街河流上那座百年石拱老桥上闲聊。那次我也在场。顺娃说,他这一辈子,就做了打铁这门事,他这个打铁的手艺,上面还给他颁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证书,但这门手艺眼看后继无人了,自己感到对不起父亲,心里急啊!我安慰他说,兄弟,你好好打你的铁,这辈子还是实实在在的活法。几个老友也劝慰顺娃,是的是的,你没辜负父亲传下来的这门手艺,老街人感谢你。顺娃把身子俯在桥身上,我听他喃喃自语道,打铁,打铁,我还是希望有个传人。

一把磨钝了的斧头、镰刀、锄头回炉再造,收费也就是七、八元钱;一把锈了的菜刀拿到铺子里再次打磨,收费大多是四、五元钱。顺娃的铁匠铺子,这些年来实行的是良心价。有一次,几个山里老农人拿着旧农具笑咪咪地来到铁匠铺子,经过锻打后重现光芒。他们问如何收费,顺娃依然是那句口头禅:“你随便给点就是。”老街人家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把顺娃铁匠铺子锻打淬火的刀具。

在铁匠铺子里,我有一次看见疲倦的顺娃给自己点一支烟,他正跟人说话,打火机的火苗舔着他的手背了,我惊喊道,火,火!顺娃却丝毫没觉得疼。我和他交往这么多年,那天才第一次打量着那双抡起铁锤千锤百炼的大手,皲裂之中满是老茧覆盖。那挂在铺子里的衣服,也到处是铁火溅过的火孔。

这双匠人之手,锻打着火种绵延,隔绝着凡世喧嚣,传承着一门古老的手艺,也传递着暖人的温度。匠人的心,被称为匠心,它治愈着时代里的一些病症:浮躁急切、追名逐利,它玲珑剔透,发出琥珀一样的光。

